

# 日本的作家與作品(下)

陳鵬仁 譯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681419



黎明文庫④

日本的作家與作品(下)

陳鵬仁譯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圖書目錄：861006(77)

## 日本的作家與作品(下)

翻譯者：陳鵬仁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十樓，電話／3952508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1185號

總發行所：臺北市北安路八〇七號，電話／5007114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一樓，電話／3514221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3116829

臺中市市府路三十九號，電話／2201736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電話／5210416

郵政劃撥：0018061-5號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出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初版

定 價：新臺幣140元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譯者的話

「日本的作家與作品」上冊，出版於四年前，因為工作繁忙，下冊的問世拖得這樣久，事非得已。

此書前十一篇，與上冊的構成完全一樣，作者照片、本文、年譜；後十一篇是英國劍橋大學文學博士，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文學教授 Donald Keene 先生的作品。他不僅是在美國的日本文學泰斗，也是在日本的日本文學權威。他的作品，很值得同樣為外國人的我們一讀再讀。Keene 教授的文章，前面沒有照片者，表示上冊已經出現過。因為其作品，本來就沒有年譜，所以我也沒有特別作。

附錄「何謂『戰後』」一文，談的是戰後日本的文壇，也是一篇好文章。

此書文字，皆在「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臺灣時報」、「臺灣日報」、「國語日報」和「自立晚報」發表過。在此我要由衷感謝各報副刊負責人：胡

HWA4450/15

• 日本的作家與作品（下）•

有瑞女士、蔡文甫、胡秀、楊濟賢、陳篤弘、吳春貴、杜文靖諸位先生；同時感謝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幫我出版這本書，並請各位讀者先生、女士指教。

陳騰仁

中華民國 76・2・27  
臺北

• 2 •

陳鵬仁



台灣省台南縣人，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日生。日本明治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西東大學文學碩士、日本東京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曾任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僑務組組長、中國國民黨日本地區委員會書記長、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會兼任委員。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兼任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著譯有「戰後日本思想界的逆流」、「戰後日本的思想與政治」、「戰後日本的政黨與政治」、「日本侵華内幕」、「孫中山先生與日本人」、「近代日本外交與中國」、「世界近代史」等書四十餘種。

# 日本的作家與作品下冊 目錄

譯者的話	陳騰仁
島崎藤村及其作品	山室靜
高村光太郎及其作品	北川太一
野上彌生子及其作品	源沼茂樹
坪田讓治及其作品	水藤春夫
倉田百三及其作品	吉田精一
芹澤光治良及其作品	進藤純孝
尾崎一雄及其作品	淺見瀧
獅子文六及其作品	源沼茂樹
石坂洋次郎及其作品	平松幹夫
竹山道雄及其作品	森田圭雄
太宰治及其作品	奥野健男

· 日本的作家與作品 (下) ·

IKA	尾崎紅葉	Donald Keene
IPI	幸田露伴	Donald Keene
IYA	森鷗外	Donald Keene
IYO	夏目漱石	Donald Keene
IYE	永井荷風	Donald Keene
IOK	谷崎潤一郎	Donald Keene
IOK	有島武郎	Donald Keene
IOK	芥川龍之介	Donald Keene
IWA	川端康成	Donald Keene
IWA	井伏鱒二	Donald Keene
IWA	三島由紀夫	Donald Keene

附錄

何謂「戰後」 ..... 林健太郎

・島崎藤村及其作品・

島崎藤村夫妻

1872-1943

島崎藤村及其作品



島崎藤村原名春樹，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於長野縣西筑摩郡神坂村字馬籠。其本家是諸侯居地的里正，算是地方的世家。乃父正樹，對於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的國學非常有興趣，明治維新以後，曾開設私塾，教育後代。惟日後因為失意發瘋致死，藤村晚年的巨作「天亮前」，就是以其父親充滿煩悶之一生為題材的作品。

藤村是四男三女的末子，自幼就好學心很強，因之乃父甚至想以他來作後嗣。九歲時，到東京求學，寄居親戚朋友家，讀過泰明小學、三田英學校和共立學校，一八九一年，畢業當時相當激進的明治學院。

藤村之向心文學，是快畢業明治學院的時候。當然這與同學戶川秋骨、馬場孤蝶之為文學青年不無關係，而本書所收的「櫻果熟時」，便是描寫這個時代的作品。畢業後，他曾在其恩人吉村開於橫濱的雜貨店工作，但仍然念念不忘文學，因之請教於當時的明治女學校校長，同時出版「女學雜誌」的根本善治有關他的志願。從此以後，他便在「女學雜誌」發表譯作，並擔任明治女學校（女子中學）的教員，而與星野天知、北村透谷等認識，更於一八九三年春天，跟這些朋友創刊「文學界」雜誌。

藤村在「文學界」發表詩和詩劇，那時的日本，近代詩剛開始萌芽，所以藤村的作品還是在摸索狀態。這時他生活很苦，加以與其學生談戀愛的煩惱，使他捨去教職，入信基督教，從而流浪於關西（西日本）。

藤村之專心從事於詩作，是一八九六年他出任東北學院教師以後的事。是即來到森林都市的他，心情愉快，因之陸續創作了許多美麗的詩集。次年夏天他所出版的處女詩「若菜集」，是宣告近代日本之黎明的詩集，同時使他走上詩壇的第一線。

他在仙臺，祇有一年左右；繼而推出「一葉集」、「夏草」兩本詩集；一八九九年出任信州（長野縣）小諸義塾的老師，經過兩年出版「落梅縣」以後，他便轉到小說的世界。爾後，他寫過「破戒」、「春」、「家」、「新生」、「暴風雨」、「天亮前」等清新而有份量的作品；並於一九四三年八月，正在撰寫「東方之門」時，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一。

## 二

過去，「櫻果熟時」在藤村的小說中，比較沒受人們注目，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文藝評論家和文學史家，一直都以上述藤村的小說為對象。

「破戒」是取材於所謂新平民的頗具雄心的處女長篇；「春」以「文學界」時代為題材，是

追溯作者青春的煩悶和彷徨，決定作者日後作爲自傳作家之方向的作品。「家」是使以「春」和田山花袋的「棉被」等爲出發點的日本自然主義，達到頂峯的富有里程碑性質的創作。「新生」乃作者遭遇中年的危機，而全盤白白以圖回生的問題之作。「暴風雨」是渡過這個難關，回顧其生涯，迎接其寧靜富裕的老年之開端的作品。「天亮前」是以他父親的一生爲中心，全力刻畫近代日本之黎明期過程的畢生之大作。

這些作品，不但對於作者本身，而且對於日本文學史皆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談到藤村的小說時，自然會以這些作品爲主要的討論對象。所以，與這些作品比較的時候，「櫻果熟時」自有遜色。

但是，如果撇開這種文學史上的評估，而虛心閱讀「櫻果熟時」的話，將會有新的看法。我

認爲，它是非常好的，特別是很值得年青人去讀的作品。

作者說：「這是我的著作中，希望年輕人去讀的一篇」。

跟作者非常好的柳田國男評論這個作品說：「它嘗試說明逐漸走進亦體之本質的途徑」。

亦即作者從作者本身是主人公岸本捨吉十七、八歲，肄業於明治學院的時候寫起，而至畢業後邊在其恩人所開橫濱的店工作，邊向心文學之道，繼而突任明治女學校教員，突與同好創辦「文學界」雜誌，其創刊號將要問世時，因爲苦於與其學生的悲戀，而放棄教職，二十二歲春天拂

然出去流浪的時期。無需說，這是描繪青春的喜悅與煩惱的小說。這種刻畫青春前期的純真生命的悲喜作品，好像很多，但在實際上並不多，在日本尤其很少。而單就這一點來說，它就很值得我們注目，更為年青人所必讀。

這個作品以岸本捨吉從品川車站高輪（地名）走去，在有許多樹蔭的坡路，與曾一時很有來往的年長女性（繁子）所乘的洋車碰頭的場面為開端。這個女性是教會女校的教員，同時又是舍監；經由老師介紹後，主人公便以為有如對其姐姐的心情，曾很親密地來往一年左右。

「教他舊日本習慣所沒有的，所謂青年男女之交際的是她，第一個寫信給他的女性也是她。這些好意，這些親切，緩和了少年的頑固的不關心。所以一到黃昏，他的雙腳也就常常往有著姐姐這個人的地方走去。」對於這個女性，他這樣寫着。由於跟她的來往，主人公的世界，遂很迅速地擴大，而由此，他認識其他的異性，也出入於有許多女學生的文學界。

「他覺得快樂和幸福到處等著他。他插足於青年男女交際的場所和集會，教會長老的家庭，尋求將使他心情歡欣的可愛對象。一切的一切，似輕而易舉地，會很順利。彷彿一跳可以登天。因為認識高爵位的美麗寡婦，而很快地躍登政治舞臺之窮屈斯雷利的生涯，刺激了捨吉的空想。」

對於主人公來說，她為他敞開了人生的大門，而踏進這個大門以後，他覺得他的前途似錦。可是，主人公卻突然拋棄這個光明的大道。跟他在坡路躲著她迎頭而來的她車子一樣。捨吉

離開華麗的交際社會，幾乎放棄學業，閉門孤獨專心於他所愛好的學藝。以往，一直往外發展的人生，在這裏屈折，而轉變到往內求人生深處之真實的方向。不獨藤村，大凡詩人和作家的起步，都以這種生命的轉機（革命）為基礎。以此為界，一向以為是真實、善和美的，便失去其價值，出現新的，更深一層的人生的真實、善和美。這時，人才能以再生者的眼光觀察人生，而其中的有些人，便會跟這個作品的主人公一樣，走上文學的道路。

藤村的這個作品，在描寫或意圖描寫這種人生的新的覺醒，亦即在描刻柳田國男所說「嘗試說明逐漸走進事體之本質的途徑」這一點，它實具有祇描寫青春的其他小說所沒有的特色。它近乎歐洲的所謂教養小說的作風。

當然，描寫這種微妙的心理變化和成長，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而就這篇作品來講，也不能說是寫得非常成功。主人公深感他過去的生活不沉著，覺得他是「模倣孔雀的烏鵲」，其開始過著他同學都很驚訝的沉鬱生活，說是以朋友忠告他與繁子的關係為轉機，但我覺得，他應該進一步細刻這一點。我以為，主人公從小就寄食他人家而產生的反抗心和鬱屈感，應當是更複雜。因此我認為，如果能更詳細地描繪這些，主人公日後不得不經過的歷程，將予讀者以更強烈和更深的印象。

但是，作者卻並沒有深入這一點，而有如水流著淺灘潺潺地寫著。這使讀者感覺有些美中不

足，但這似乎是作者的用意。換句話說，作者以這種筆法，企圖寫出雖然鬱屈、煩惱、甚至時或激動，但總是充滿情感和希望，步伐輕輕，與高采烈地勇往邁進的青年形像，因此，作者的用意非常周到，諸如以學校的生活，工商業者居住地之過繼的家的氣氛，橫濱店中悲傷卻幽默的場面；老師與女學校女學生的關係，而至青木等創辦「文學界」為止的交友為點綴，從各種各樣的角度，一步一步地追蹤主人公的這種新的覺醒。他的筆法雖然很淡，但譬如有關同樣寄食於過繼的家之信仰基督教的一對夫妻的寫法，表面上雖然沒什麼，但在其深處卻藏著另一種含意。

現在我們來看看主人公從學校畢業那一天，在校門撿了櫻果的場面。

「這是風搖著櫻樹樹枝的日子，一看門外路上，有些很可愛的櫻果。」

『哦，這裏也有。』

捨吉走去撿了一兩顆。這時，他想起以前在鄉下山村，撿過樸樹果實，和樺鳥所掉下羽毛的事情。他不由得聞聞所撗的櫻果，以欣賞童話的情調。這是年輕時幸福的表徵。』

這個作品之題名「櫻果熟時」，可能取自這個場面，而把並不算美觀的櫻果，與在故里少年時代的回憶連結一起，以定義為「年輕時幸福的表徵」，乃是這個作者的特色。

他這種寫法，或許會令人覺得有點裝模作樣；但在這個作者，許多時候，則細把小的現實（在這裏是櫻果）升華到生命的象徵，以增加作品的深度。藤村是日本自然主義的代表作家之一，

同時也是冷靜而正確的寫實主義的信奉者，但他卻知道就是再客觀地描寫對象，也不可能把握生命的真實。由於他以詩人起家，因此能很清楚地分別人生過程中，有意義的和無意義的部份，並予前者以光線。當然，他的寫實主義並沒有平面地擴散，而猶若稀疏的樹蔭，使人生的幾個場面突出，其他的則令其沉於蔭子裏。它有如繪畫上的後期印象派，從而成爲象徵主義。

主人公以滿腔悲戀，放棄教職，脫離教會，出去流浪，踏著春雪說：「我剛踏出第一步」，走來走去的結局部份，描寫得最爲成功。

這個作品起初以「櫻果」這個標題，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和二月，發表其前面部份，繼而作者因爲所謂新生事件，前往法國，致使未能繼續撰稿。翌年，在巴黎以現在的題目「櫻果熟時」，開始重寫，惟因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中斷，所以回國之後他纔完成這篇作品。亦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他發表其續稿；迨至一九一八年六月刊畢。這個作品雖然經過六年時間纔完成，但它並不令讀者稍有這種感覺；而且他到中年纔寫成這部作品，但他卻既棲身其取材的世界，又充滿嬌嫩的情感，他的耐心和誠實，的確令人驚嘆。

在自傳作家藤村的創作中，從題材來說，它是屬於繼撰寫少年時代的「成長記」以後的時期，隨後他所推出的即是「春」。

### 三

此書的另外一篇「萌芽」是藤村短篇小說中屈指的名作。它寫著作者結束在信州小諸的六年教員生活，帶著幾乎快完成的「破戒」稿子到東京，租屋居住那時還是東京郊外的大久保，完成「破戒」的習作，作另一個作家顯露頭角時，他的家庭卻過著非常悲慘的生活，因之他三個天真爛漫的千金相繼死去的事實。尤其最後一個女孩御房發瘋而死的場面，真是令人不忍讀下去。作者之敢面對現實，予以這種正面的描寫，似乎其作家精神所使然。

藤村的作家精神，確有不近乎人情的一面。他從決定要到東京而興高采烈，崩崩跳跳的三個女孩的可爱情景起筆，而至描刻爾後一個一個地死去的情形，這是非常強烈的對照，在作為作品的效果上，這是沒話說的。事體或許確是如此，但竟把這些寫成這樣的作品，這是一般的人情世界所做不到的。由於這種原因，這個作品一發表，便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說，「破戒」誠然是名作，因為這部作品，藤村確立了他作為作家的地位，但文學真的那麼值得忽視家庭生活，犧牲幼女生命去努力嗎？又有人說，「萌芽」雖然是很令人感動的作品，但能這樣冷靜刻畫自己小孩之死的作者，還算人嗎？更有人說，他應該用寫作的時間，好好去養活他的女兒。

這種「人生與文學」的問題，至今還是沒有獲得解決。但無需說，傑出的作品，不是祇寫人